

儿童文学

作·倡

自然之子黑鹤·荒原系列

狮童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 伴 · 侣 ||



狮童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狮童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2

(儿童文学·伴侣)

ISBN 978-7-5148-0826-1

I. ①狮…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208 号

SHI TO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汪玥含

助理编辑: 何羽枫

美术编辑: 高煜

著者: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任钦丽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tt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5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5 千字

印数: 20000 册

ISBN 978-7-5148-0826-1

定价: 1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001	一	引子——黄羊过草场
004	二	幼崽——羊乳
008	三	传统——大地云影
023	四	猫——捕猎者
029	五	黄色牧羊犬——暴力
039	六	狼崽——千年禁忌
049	七	蒙古细犬——灰色
063	八	鼬——光影
086	九	鸽子——草原尽头



牧草与羊皮——下记 104

103 十 跳鼠——九月精灵

108 十一 奇迹——黄昏骏马

117 十二 祭——返青的牧草

121 十三 葬——风中尘土

125 十四 陷阱——世界尽头

136 十五 野猪——冬猎

150 十六 后记——雄狮少年

牧羊少年——下记 150



引子—— 黄羊^①过草场

2009年秋，呼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毗邻蒙古国边境克尔伦苏木

我陪着两个拍纪录片的朋友去草原深处一个朋友的牧场，他们准备拍一个关于蒙古马的纪录片，而我的朋友，还保留着大概上百匹马的马群。这在被草库伦重重包围的草原上来讲，非常不容

①黄羊：也称蒙古黄羊或蒙古瞪羚，隶属于偶蹄目牛科。体毛红棕色，腹面和四肢的内侧为白色，尾毛棕色，臀部有白色斑点。四肢细长，角质的蹄子窄而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以及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地。性喜群集，善于跳跃和奔跑，以杂草、灌木等为食。

易，毕竟马是一种需要广阔活动空间的动物。与饲养羊相比，马的经济价值显然并不突出，但这马群的存在，我想，对于我的朋友来说，象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

草原无边，满眼焦渴的枯黄，朔风扫过，烟尘四起。

道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在车上昏昏欲睡。

突然间，车上有人一声尖叫，随后是兴奋到极致的欢呼。

我睁开眼时，两个朋友正在越野车狭窄的空间里奋力蠕动，试图钻到后备箱里去拿摄像器材。一路上，这种尖叫已经响起过数次，无论是看到在草原上小憩的草原雕，还是穿越公路而去的狐，都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从北京来，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些。

我向车的正前方望去，一群棕黄色的身影，如春日不可阻挡的洪水，从平坦的金色草场上浩荡而过。它们的毛色比枯黄略深。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上千头。

他们值得为这样的景象欢呼。

这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哺乳动物的迁徙群体——来自蒙古国的黄羊群。作为奇迹般的存在，在比成吉思汗的年代更久远的时间里，它们已经在这无边的草原上纵情狂奔了。

两个朋友匆忙间打开摄像机的箱子，手忙脚乱地取出机



子调试。

我真的想告诉他们，这黄羊群其实真的很小，在我幼小的时候，曾经见过万头黄羊过草原。

当然，这不过是遥远记忆中的一个。如同古老的刀剑，虽能以最精湛的手法磨去上面的锈迹，让它重新锋利无比，光亮如初，但有些存留于锋刃间的东西也就永远地失去了。

记忆就是因岁月磨蚀而沉积在刀剑上的锈迹。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的记忆中只会偶尔闪现那些透过锈迹依然闪亮的碎片。

无数的碎片。

有时，我悲哀地发现，自己正在经历遗忘中最可怕的一种——杜撰与想象。



幼崽—— 羊乳

羊奶含在口中几分钟之后，已经接近我的体温，也许会因为混合了我的唾液而显得黏稠，口感略有不同。不过，我想它们尚没有能力分辨这种微妙的差别。

我轻轻地捧起一只。

它像一只临近冬眠状态的昆虫，缺少活力，那种下意识寻找乳头的动作更像是无意识地蠕动。它甚至已经没有了喘息的力量，在稀薄的青黄色皮毛下，它的表皮已经有些发青，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



到了这种程度的幼崽，能够成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对于幼崽，保持体温是最重要的事，而它此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事实上，它的身体正在变得冰冷，随着温度一起消散的是幼崽身上那种特有的让人鼻子发痒的暖烘烘的气味。

我轻轻地含住它的嘴，用自己的舌尖小心地探索，避开它的鼻子，寻找它的嘴唇。确实，这有点儿困难，毕竟它太小了，口鼻这些部位加在一起也不过我的拇指尖那么大的面积。

我的嘴唇感受到它的冰凉。

终于，对这种触碰它开始有所回应，轻轻地扭动，尖细的爪子抓搔着我的脸颊，我想那是进食的本能。

它尚还不懂得吞咽。

我用舌尖一点点地顶开它的嘴唇。

我口中温暖的羊奶似乎进入到一个没有任何吸附力的地方，奶汁游荡着，我的热情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很小心，不敢使用更大的力量，于是，一些溢出的羊奶顺着我的嘴角流下，滑过下颌，淌进脖领里。

我将它捧在双手中，开始轻轻地揉搓着它。为了保护它那柔软细嫩的骨骼和内脏，我必须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力度，既不能将它弄伤，又得让手指的力度可以刺激到它。

当我用手指捋动它干瘪的肚腹时，它开始做出微小的回应，从鼻腔里发出微弱的呢喃，舌头也在轻轻地蠕动，像一只初醒的若虫，盲目地探索着。

这是生命的迹象，求生的本能。

它的舌头冰冷迟钝，但当第一缕奶的味道在味蕾上如花朵般绽放时，它突然间醒悟了。它晃动着身体，挥舞着四爪。我感受到一种显然与这小得可怜的躯体不相匹配的力量。

那强大的吮吸力竟然试图吞吃我的舌头，尽管还没有牙齿，但它牙床啃咬的力量还是让我感到吃惊。

这是幼崽的本能，挤开身边的同伴，寻找乳汁最充沛的乳头，然后死死地一口叼住，不再松口。是否能够存活或者成长得更好，完全取决于这一刻。

但是，此时它被我捧在手中，这种更接近蠕动的虚拟爬行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很快，我口中的羊奶被它吸吮一空。

我又从杯子里喝了一小口。这次，它已经轻车熟路，掌握了吸吮的技巧，又喝光了。

也许是被呛到了，从它的鼻孔里也渗出一些白色的羊奶来。我用毛巾把羊奶擦掉，然后，继续将它捧在手中轻轻地揉搓。

这样，它的身体会慢慢暖和起来吧。

它的身体略显僵硬，甚至有一会儿竟然真的僵硬了，而它粉色的鼻尖则像是生命的晴雨表，忽而发青，忽而泛红。在它的身体僵硬、生命的迹象快要消失的时候，鼻子是青色的；而当它开始蠕动生命复苏时，则是红的。鼻尖的颜色倏忽间的变化，像盛夏时节草原上空被狂风吹散的云。

终于，它的鼻子一直保持着那种温润的红色，不再变化，而那种蠕动也化为一种有节律的挣扎，体温则明显地升高。

我想这样就没事了。

我把它塞进自己的衣服里，放在腹部，让它接触到我温暖的皮肤。很快，它就安静下来，不再动作。

不过，与我的体温相比，它的体温还是偏低。

我想，这只幼崽应该可以活下来了。

我又从筐里拿起另一只幼崽，我知道，刚才的步骤又得重新来过一遍。

“能活。”

我转头对一直站在旁边的阿尔斯楞说。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几乎仅有的一次以统领并主宰的口吻和他说话。



传统—— 大地云影

它们遥远的气息比真实的形象更加具体并富有传奇色彩。

更多的时候，它们以自己固有的方式打破草原上平静的生活。我想，它们存在的方式就是这样，即使在它们颇为保守地隐藏自己形迹的时候，也因久远的影响而一直成为草原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存在。

而我，在来到草原之前，对于它们的了解，更多地来源于并不细切的传说和童话故事。那传说

因为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丰满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本真色彩，传说因而变为传奇。在童话故事里，它们却永远是愚蠢而不真实的存在。

来到草原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的存在也并不真切，仅仅是黑夜里草原尽头山地中遥远而空茫的嗥叫，或骑马涉过草原时地平线上急骤而去的黑色背影。我在一个蒙古包做客时无意中发现，身下充作坐垫的褥子并非羊皮，而是某种陌生的厚重皮张。即使上面的毛已经被磨蚀殆尽，却仍然可以发现残留的硬挺长毛上那种黎明曙光初露时天际云影般渐变的色彩，毛色由肚腹处的椒黄向青灰色过渡，到达背脊时几近纯黑。这种拥有纯黑毛色的品种，据说是接近边境的草原地区所特有的。我让自己的手抚过这已经被人类蹂躏多年，几近融入这毡包昏暗背景的皮毛，试图感觉并相信由这皮毛传达给我的一切——荒野、血性以及它被击杀时那最后一刻的战栗。

偶尔，在那些来自草原深处少年的颈项上，悬挂着以银子镶嵌过的獠牙或者髌骨。因为浸润了汗垢和油污，那獠牙和髌骨竟然呈现出某种半透明的玉石般的浑厚光泽和质地。在很多年以后，各类鉴宝节目风行，人们梦想家中喂猫的旧碗会是

前朝遗落的古器，就此爆出天价。在那时，我听到那个被频繁使用的词语，包浆。我想，那大概就是指时间的锈蚀，岁月的痕迹，总之，是拥有者留在器物上面的生命的气息。

杀死它们，并且将它们身体的一部分装饰在自己的身体上，那是在远古人类中就已经盛行的一种炫耀勇气和力量的方式。那些佩戴着獠牙和髀骨的少年笃信，自己能够获得被杀死的猎获物的力量和勇气。

但真正的事实却是，在我来到草原上的时候，草原上狼族遥远的嗥叫声，正如延续千年的游牧文化，行将走向尾声。

那是最后的古代。

那段时间，我和青格勒一起住在夏营地。

马跑回来的时候，我正靠着勒勒车的轮子在研究一块羊的肩胛骨，琢磨着怎样才能在上面打磨出一个标准的孔洞来。同样，我也希望寻找一种完美的方法去除上面浸润的油脂。

卧在我身边酣睡的两头乳白色牧羊犬^①几乎在同时醒来、起身，凝神向东边地平线的方向眺望。

^①牧羊犬：指蒙古牧羊犬，内蒙古草原牧区大型原生犬种。这一古老的犬种身硕毛长、体格健壮、性情凶猛、不畏严寒。草原游牧民饲养其用于驱赶野兽、护卫营地和放牧羊群。但由于缺乏保护意识，目前优良的个体已经十分稀少，仅在一些偏远的牧场还有少数纯种个体存在。



我从幼崽时开始饲养它们，直到它们成长为站立时头颈几乎齐到我肩际的巨犬。

它们的感知能力要比人类敏锐数倍，能够捕获来自更遥远处的信息。偶尔，我短暂地回到城市小住后归来，乘坐的勒勒车或马匹距离营地尚远，毡包仅仅是地平线上模糊的白点时，我总是蜷起舌尖，噤住双唇，让短促有力的气流从唇间滑过，发出并不响亮的呼哨。不需要尖厉的口哨，那是我无数次尝试的结果。这细弱的呼哨所蕴含的频率足以让它们在几公里之外就听到我的呼唤。永远不需要我重复自己的口哨，很快，随着几声沉硕有力，遥遥而来的咆哮，它们就会在营地的方向出现。最初仅仅是两团飘忽不定的乳白色的影子，然后越来越清晰。它们浑身厚重的长毛在奔跑时如同柔软的水草在流水中荡漾般飘逸，而那粗壮的尾巴，则仿佛骄傲的旗帜，翻卷在它们的后背上。当它们跑得越来越近，形象也就变得清晰而庞大，爪子拍打地面的急骤声响结实而有力。我应该留在马上或者勒勒车上，但我从来没有勇气拒绝它们。我从马上或者勒勒车上下来，站在草地上等待着它们。

我刚刚逃离城市，回到草原，也急切地想要见到它们。

它们表达思念与爱的方式对于我来说有些过于粗暴了。

面对冲过来的它们，我必须以略显惊恐甚至有些战栗般的兴奋状态双臂交叉紧紧地护在胸前，双腿叉开，稍稍前倾微蹲的姿势。以人类的成长速度来对比——至少可以以我作为参照物——它们成长得有些太快了。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它们在扑向我时，能够有所抵挡，但我不得不承受可能让自己受伤的力量。虽然在它们一次次地在我的身上留下热情的伤痕之后，在我的训斥下它们会有所收敛，但在短暂地分离之后，我曾经的训诫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它们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我展示它们的力量。当然，热情和力量是它们从来也不缺少的，永不枯竭。

事实上，即使是承担着它们主人的名号，在这种场面下，我仍然不过是一个愤怒却无力掌握局面的孩子罢了。我几乎无力控制它们，能做的只是捧住它们那硕大结实的脑袋，紧紧地将它们搂在怀里。它们疯狂地甩动着尾巴，以此表达自己的兴奋。

所以每次承受了我的狗热情地迎接之后，在到达营地或者小镇上那广阔的院子时，乌兰托娅总是在嗔怪中换下我那已经留下肮脏爪痕的衣服，为我换上新的衣物。在那一刻，我会看到她眼中的湿润。我知道，自我四岁来到草原，她就祈盼我